

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与文人心态*

花志红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 中国古典诗词中始终笼罩着浓郁的悲愁情调,这种悲愁情调的背后所蕴涵的是文人对生命的意识以及身世悲凉之感,为了摆脱忧愁,文人们常通过饮酒和流连山水以寻求解脱,但通常又陷入更大的悲愁。本文试从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所反映的文人心态来作分析。

【关键词】 悲愁; 文人心态; 生命意识; 身世之感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07(2004)03-0013-03

诗歌是诗人情感、性情的写照。中国文学由于受到风骚传统的影响,以情感表现擅长。但纵观古代诗词,当中多表现出一种悲愁情调,总有一种不可排遣的忧思,真可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草木的荣枯、人生的聚散、国家的盛衰、功业的成败以及自然界的时序变迁带给诗人的总有一种郁闷之情。各个时期的文学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在同一文化氛围之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在精神上却有很多相同之处,其间悲愁情调在每个时代的文人笔下都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现,可以说“古代文人常用荣时忧枯、枯时悼荣之慨审视自然万物;在伤春悲秋、由物及我的情感线索中建立生命化了的自然与自然化了的人生间联系;用聚时忧分别时忆见之痛对待人事交往……”^①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常用“诗人多穷”来加以概括,韩愈明确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②韩愈从艺术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诗歌中以悲愁为美的艺术心理,即所谓“穷苦之言易好”和“不平则鸣”。要领略古典诗歌中渗透出的悲愁意味,更重要的是考察抒情主体的心态,因为诗的形象无疑是诗人心曲的外现。

古诗中的悲愁情调首先表现出诗人对生命的意识。生命可贵但人生有限,一直以来困扰人类心灵的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如何度过有限,如何超越无

限。基于这种心理,在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来表现:

其一,“人生忽如寄”的悲哀。东汉时代常被人称为是生命的自觉时代,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对生命本身进行反思,《古诗十九首》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诗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诗人感叹自己的渺小与人生的短促,慨叹宇宙天地的永恒与至大。唐代诗人陈子昂更是唱出千古绝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茫茫宇宙天长地久,想到个体生命根本不可能与时间抗衡,陈子昂体味出了时空寂寞,不禁悲从中来。即便是太平盛世的晏殊与宋祁在歌宴酒席之中也会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慨叹。

其二,伤春悲秋之情。人类面对星移斗换,花开花落等物序的更替同样也沉浸于独特的悲剧意味中。春天鲜花开放,盛而易衰,秋天天地肃杀,万木凋零。春和秋象征了繁华的逝去和残酷的现实,它们所引发的都是浓重的伤感。“春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贾至《春思》)“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陈子龙《秋日杂感》)感物咏怀常与悲慨人生苦短、不得尽欢的嗟怨相结合,伤春与悲秋不仅是对自然变化的伤感更多的是寄寓了诗人们观物反思,对社会人生的广泛思考。

其三,离别的哀思。生命短暂,已经使人们感受苦闷和忧患,在短暂的生命中还要再经受别离的痛

收稿日期:2004-06-02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花志红(1969—),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苦更是苦不堪言,“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遭际只能使人愤恨。“莫辞送别青春满,会是相逢白发生”(张耒《送杨念三监簿侍赴鄂渚》)、“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辛弃疾《鹧鸪天》)。“白发”“白头”都是离别所造成的结果,生命可贵而短暂,人们多希望多一些圆满,少一些缺憾。

其四,爱情的苦闷。爱情是每个时代的文人都吟咏的主题,但在爱情篇章中,写欢娱爱情者极少,大多沉浸在一派悲剧色调中,爱情主人公大多是望夫女、闺中妇、失恋者、孤独者,都是一些带有内心创伤的悲剧人物,她们深处闺中“终日思君君不至”(冯延巳《谒金门》),每日“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欧阳修《踏莎行》),拥有的只是痛苦的煎熬和无期的等待而发出“无计留春住”(欧阳修《蝶恋花》)的感慨。大多数的爱情篇章中,所伴随而来的同样是对生命的意识,即喟叹红颜易逝,韶华不在,是青春难驻的忧伤。在《古诗十九首》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兰蕙随秋草而衰,丈夫总是迟迟不归,自己的青春同样“将随秋草萎”。林语堂说:“‘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因而与眼泪、愁惨,与孤寂相揉和,……在中国一切诗中,掺进了凄惋悲忧的调子。唐以后,许许多多情歌都是含着孤零消极与无限悲伤。”^③中国的恋爱诗歌是吟咏些别恨离愁,无限凄凉,夕阳雨夜,空闺幽怨,秋扇见损,暮春花萎,烛泪风悲,残枝落叶,玉容憔悴,揽镜自伤。”^④

悲愁情调的另一表现是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的身世之感。

儒家讲积极用世、自强不息,文人们大多恪守“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跃跃欲试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李白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可以说是整个文人心态的写照。文中写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鹤鸾,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原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尽管李白的一生傲岸不羁,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但政治上的进取精神贯穿了李白的一生,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功成身退”的道路,而人生的最大理想是功成,这是李白同时也是大多数中国文人士大夫共同心态。所以哪怕“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也会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信念

“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并且大多数中国文人以天下之士自许,企图尽一人之才而尽天下大事。

但事实怎么样呢?屈原上下求索而无所得,宋玉也感叹着穷困失意的悲哀。“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九辩》)。政治黑暗、君主昏庸、人情的伪善机巧,使多情敏感的诗人难以适从。“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格言在现实面前受到撞击,欲“达”的主观愿望与可“达”的客观现实往往互相冲突。因此抒写“兼济之志”的文人不能不同时表现壮志受挫的悲愤和不满现实的牢骚。“奈何偶昌运,独见遗草泽”(孟浩然《山中逢道士云公》)、“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岑参《送王大昌龄赴江宁》),文人感慨着才华横溢却不被君王垂爱,空有安邦定国之志却沉滞下僚,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生不逢时、时不我待之情在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再者,中国文人常把自身理想化,把自己看作是正直、善良、高尚、廉洁等美好品德的化身,在一个不公平、清与浊相冲突的社会中,忠贞之士遭谗被疏,秀色超群同样被压抑埋没。所以他们感慨:“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离骚》);“世胄蹶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左思《咏史》);“世味年来薄似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辛弃疾《摸鱼儿》)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世风浇薄的失望,其哀怨沉痛、悲愤之情了然可见。但他们又不愿随波逐流,变心以从俗,屈服于现实。“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于是郁闷、忧思、沉郁如茧抽丝般充溢其间。

既然现实苦恼太多,那么,如何得以解脱呢?生命本身是如此令人不如意,就要努力寻找摆脱苦闷与忧患的途径与方法。

首先,自然是饮酒。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当现实生活中理想遭受挫折时,文人便借酒来消解痛苦。“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酒与文人之间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酒是苦闷的象征,酒是心灵的慰藉。现实令人焦灼痛苦,让人迷惘苦闷,饮酒自然是心理调节的一种方式。“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古诗十九首》)陶渊明写过《饮酒》诗二十首,在诗序中他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欢。顾影独尽,忽焉复醉”。由

于“闲居寡欢”于是“顾影独尽”而求得“忽焉复醉”的效果。从他的《饮酒》第一首我们能看到在饮酒行迹背后内心世界的袒露：“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觴酒，日夕欢相持。”陶渊明认为面对人生衰荣，变化无常，还是做“达人”最好即随遇而安，以平常心对待一切，所以欲达观处之，只有日夕饮酒，欢然面对人生。字面上的通脱与超然，实则是内心愤激的显现。萧统《陶渊明集序》说“偶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⑤酒能解愁亦能添愁，文人想在酒中得到解脱以求得心灵的宁静，但他们同时也知道，酒醒之时还要面对现实，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其二，在宁静的田园和悠远的山川中释散郁闷、排解忧愁。轩冕之志与皋壤之趣是古代文人心理的两极。当其轩冕无望或仕途遭变时，自然会流连山水之间。李白有一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作这首诗时李白从长安赐金放还已十年，清高傲岸的性格使他不

被现实所容，于是在大自然中寻觅知己，寻求心灵的安慰，敬亭山与诗人合一了。经历了仕途道路的坎坷和宦海风波的险恶之后，神往清静之界是士大夫文人的重要心理内容。再看柳宗元的《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看起来一位渔翁悠闲自得，独来独往，但当中亦透出孤独寂寞之情。就象李白与柳宗元的诗一样，“静”与“寂”的是山水，也是心态的具体反映，清丽幽静的景物背后往往是诗人的悲情，表面的闲适而悠然是内心更大的苦痛。“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庄子·让王》）身心的不一致是痛苦的根源。大用天下，大济苍生那才是平生所愿，栖身于山水也不过是另一种自我排遣的方式。

纵观中国古典诗词，悲愁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精神，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鲁迅曾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感叹，梁启超也说过“千余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的气象。”^⑥这种悲愁情调凝聚在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文人身上，并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深刻体现。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 ② 转引自张如松《中国诗歌美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
- ③ ④ 林语堂《吾国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 ⑤ 转引自程千帆《魏晋南北朝诗》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 ⑥ 韩经太《心灵现实的艺术透视》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